

吳戈

菲律賓華僑善舉總會的現代轉型與文化根脈



吳戈談僑

1957年，因1907年的註冊期限已滿，菲律賓華僑善舉公所重新登記註冊，並制定了沿用至今的新章程。這份章程的最大特點是適應菲律賓獨立後的新形勢，強化了組織的本土化定位。章程第二條明確「宗旨」為「從事慈善、救濟、教育及社會公益事業」，服務對象從早期的「華僑」擴展為「大眾」。第四章規定董事會由十五人組成，「閩籍會員票選十二人，粵籍三名由廣東會館委派」，這一安排既尊重了閩粵兩籍的歷史傳統，又以制度化的方式確保了兩大群體的代表性。新章程還首次引入了候補董事制度。在這一框架下，董事會之下逐步設立了一系列專門委員會：審計股負責財務稽核，醫院股負責崇仁醫院管理，義山股負責華僑義山運營，養老院股負責收容所事務，實業股負責不動產經營。這些委員會通常由3至5名董事組成，對相關領域進行專業化管理。以義山股為例，其職責包括墓地規劃、環境美化、安全警衛、殯葬服務等，事無鉅細均有專人負責。這種精細化分工大幅提升了管理效率，使董事會能夠從日常事務中解脫出來，專注於重大決策。

然而，決策與執行之間需要一座橋樑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，善舉總會創設了一個獨特的職位——「行政總理」，由名譽副董事長李峻峰擔任。從1964年至1972年，他連續七年實際主持公所日常工作，推動的興革事項包括：整理義山、迫遷僑佔民屋九十四幢、拾置舊墓骸骨兩萬三千餘穴、添置新式火化爐、建築新收容所大廈、擴建崇仁醫院、爭取免稅資格等。七年間，他遭遇的訴訟案件達五百餘起。這一職位，是華人社團管理從「志願奉獻」走向「職業經理人」的早期探索。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

末，善舉總會經歷了一場嚴峻考驗——所謂「公產公管」風潮興起，財務管理缺乏透明度成為爭議焦點。面對危機，善舉總會召開特別會議，達成十四點共識：開放門戶，吸納更多宗親會加入為團體會員；修改章程，增加組織透明度；加強財務管理，接受社會監督。這場爭議最終圓滿落幕。財務監督機制亦同步演進：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善舉總會將賬目交由全菲聞名的SYCIP會計公司全盤設計、處理及稽查，成為華僑社會首家將財務交由獨立會計公司審核的社團，此後年報公開成為慣例。

當我們追溯善舉總會歷屆領導人的籍貫時，一個令人驚歎的規律浮現出來：從早期的許志燻、陳三多、施光從，到中期的吳道盛、李煥彩、李世傑，再到當代的李逢梧、盧祖蔭，幾乎無一例外出自晉江。以施性水為例，這位世居晉江華峰鄉的華僑，十一歲南渡菲島，歷任善舉公所董事長五屆，任內主持崇仁醫院擴建，日夜奔走勸募，使新院於百餘日內竣工。在他身上，我們看到的是晉江人特有的實幹精神：不尚空談、注重實效、勇於擔當。更深一層看，善舉總會的制度設計與晉江本土的民間治理傳統有著內在的連續性。晉江鄉村歷來有訂立「鄉約」、共議村務的傳統，族規、鄉約、商會章程中處處體現著民間契約精神。善舉總會的章程，可以視為這一傳統在海外的發展與昇華——它保留了傳統治理中的集體領導、合議決策等元素，又吸納了現代法治中的法人制度、民主選舉、財務透明等理念。這是晉江僑鄉文化在海外綿延不絕的生命力，也是善舉總會能夠歷經百年而不衰的制度奧秘。對於正在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晉江而言，這份制度遺產啟示我們：優秀的治理，既要有與時俱進的前瞻性，也要有紮根傳統的連續性。

萬江海

愛到深處人孤獨

——序《浮沉憂樂入孤舟》



特稿

老賀又要結集出書了，他去年的散文集《好好活著》我還時常捧讀，愛不釋手呢！這出書速度著實讓我吃驚。我建議他，以他中國作協會員的身份，還有十多部散文集的積累，可以精選出版個人專集了。老賀的回答卻讓我陷入沉思，他說再過個七八年吧，等有了更多作品，寫出更高質量的文章。再過七八年，老賀得多大歲數了？看來，我並未真正瞭解老賀，也沒讀懂他的內心，真是自慚形穢。

老賀請我為他的新集子起書名並提建議，我內心很忐忑，其實他心裡早有打算。這不，《浮沉憂樂入孤舟》，還有誰能如此精準地表達他的內心、這份執著與情感呢？如此精準的書名，唯有作者本人才能完成。文字於他，已融入血液，就像夜行者的一盞明燈，只有瞭解他的人生經歷，才能讀懂其中深意。

他執意要我寫序，這讓我汗顏，畢竟我在文學圈裡還算個新兵。但老賀如此看重我，讓我感到些許壓力。說實話，我能在文學圈裡嶄露頭角，離不開老賀的力薦。儘管我此前出版過個人散文集《後山深宅》，但那不過是自娛自樂罷了。

恭敬不如從命，況且我時常翻讀老賀的散文。除了他送我的幾本書，在他的朋友圈裡，幾乎每週都能看到他的新作，我對他的風格和情感有了較深的印象。基於我們推心置腹的交情，我有責任也有義務為他寫點什麼，就當是序，或是讀後感。

堅持會帶來怎樣的結果？會呈現出怎樣的人生狀態？他的動力何在？意義又是什麼？從老賀身上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。正如老賀自己所說，過程也是孤獨的，因此《浮沉憂樂入孤舟》便有了更深層次的意義。

動筆之際，我腦海中浮現出老賀僵僵在電腦前的身影。他有一間狹小的書房，一張很小的書檯，卻擺放著一座擠滿各種證書和書籍的大櫃。屋內十分安靜，不說話時，只能聽到電腦發出的滋滋聲。我們多次在這裡喝茶聊天，無所顧忌。這麼簡陋的環境，與他等身的著作似乎並不相稱，正所謂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靈」。

老賀的文學之路始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。關鍵不在時間早，而在於那個年代。當人們熱衷於賺錢、熱衷於應酬時，他卻選擇了這條漫長而又孤獨的路。我與老賀生活在同一座城市，儘管他年紀比我大，但我深知那個年代的浮躁，也為自己浪費青春而感到羞愧。

老賀的新書稿分為五部分，有些文章我在結集前就已讀過，主要是已發表過的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會在第一時間讓我欣賞。遺憾的是，有些文章因匆忙而錯過。

現在，完整稿件擺在眼前，但我最在意的還是他那些催人淚下的文字，以及對文學的獨到見解。

《一篇作品背後的驚歎》中寫道：「寫疾病、寫生死、寫父子，把痛苦埋心裡。創作貴在真情實感，尤其是青年與老人，二者不僅是父子，還有一種超越了血緣關係的深厚情感，總不能對這件事不關己，高高掛起，一問三不知吧？」《薪火傳承，副刊圓了我的「文學夢」》中提到：「在日復一日的閱讀中，我的思緒如脫韁之馬，肆意奔騰。生活的點點滴滴，如同繁星般在我腦海中閃爍，我渴望用文字將它們串聯起來，編織成一幅絢麗多彩的畫卷。我深知自己不擅長長篇大論的宏大敘事，便揚長避短，以詩為劍，在文學的江湖中披荊斬棘。」

《從知青到詩人：我的文字緣》中說：「文字，是我與命運的和解書。它教會我：真正的詩性，運不在清癯的眉目間，而在被生活磨出老繭的指尖；不在西裝革履的優雅裡，而在泥濘中依然仰望星空的目光中。」《與書為伴，點亮我生命的華光》中寫道：「與書相伴，我真正領略到精神世界的遼闊與深厚。它是一盞明燈，在黑暗中為我引路，不使我迷茫；它是一座燈塔，在人生的滄海中指引方向，助我揚帆前行；它是一把火炬，傳遞著人類文明的智慧與光芒，讓我在傳承中不斷向上、向陽。它是穿透歲月長夜的不滅心燈，在靈魂深處，映照出精神的遼闊原野與幽深秘境，指引我在蒼茫人海中，循著那束光，堅定前行。」

這些文字，彷彿說出了我想說卻未曾說出、想寫卻未達其意的話，讓我更加懂得了文學的深刻意義，以及老賀的內心世界。同樣，那些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，在老賀筆下卻活靈活現，如數家珍。《半巷古厝半巷商》《美食街品一口鄉愁》《泉州西街古巷紀事（三篇）》《梧腳架伴我走過惶惑歲月》《閩南簷角的鄉愁》《開元寺葆有寶藏（外兩篇）》等等。「五一」長假將至，我有了重新審視這些地方的衝動，儘管我對它們瞭然於心，也曾有過自己的文字和感悟。

人們說，有追求的人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，這話一點不假，老賀的狀態就是最好的證明。他一雙眼睛炯炯有神，據他自己說還很管用，也許是老天的賞賜，也許是他自己開發出來的，反正他一點也沒浪費，一刻也不閒置。儘管滿頭白髮，卻增添了不少風采。以前文人筆耕，我們稱之為「爬格子」，現在面對電腦螢光屏，我認為是在「挖礦」。只不過，虛擬貨幣與文字相比，孰輕孰重，歷史會給出答案。老賀的文學之路很長，看似已到頂峰，又彷彿剛剛開始。希望老賀悠著點，不用那麼拚命。

胡濟衛



特稿

這片「森林」會說話。它不是什麼幽深的神秘之境，而是一位網名叫「抒情的森林」的普通讀者。從2024年底開始，這位「森林」便以一人之力，在文壇投下了一顆又一顆震撼彈。他像一位辛勤的樵夫，將那些光鮮亮麗的文字外衣一件件剝開，露出裡面密密麻麻的「補丁」與「線頭」。

楊本芬，那位被譽為「素人作家」典範、在廚房裡寫出人間悲歡的八十六歲老人，首先被推到了聚光燈下。網友發現，她那感動了無數人的《秋園》《豆子芝麻茶》裡，竟有大段大段的文字與霍達的《穆斯林的葬禮》、王朔的《我是你爸爸》、余華的《在細雨中呼喊》甚至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如出一轍。面對鐵證，楊本芬沒有沉默，她曬出了自己翻爛的摘抄本，誠懇道歉，說自己「像小學生一樣勤勉地抄寫」，那些句子印在腦子裡，「寫作時遇到相似的心境或場景，有時它們便會跳出來」。

緊接著，蔣方舟也被推上了風口浪尖。這位曾經的「天才少女」，被指出在其《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》《東京一年》等多部作品中，與伊麗莎白·斯特勞特、阿摩司·奧茲、納博科夫等中外名家的作品存在大量「異曲同工」之處，甚至有些句子幾乎是直接「搬家」。而這一次，回應卻是一片沉寂。

再往前看，郭敬明的名字幾乎是「抄襲」二字的「老搭檔」了。從早年的《夢裡花落知多少》對莊羽《圈裡圈外》的全盤照搬，到法院判決後的拒不道歉，再到他那荒謬絕倫的粉絲喊出「三毛抄襲郭敬明」的「三毛抄四」式昏話，郭敬明早已在文壇的抄襲史上刻下了最灰頭土臉的一章。

面對這一連串的「實錘」，人們不禁要仰天長問：文壇的這般亂象，究竟何時方休？

同樣是抄，姿態卻千差萬別，這本身便構成了文壇的另一重景觀。

楊本芬的道歉，是誠懇的，甚至帶著一種老人特有的笨拙與惶恐。她說自己沒受過專業訓練，閱讀和摘抄是唯一的寫作途徑。她承認「襲用別人的語句是違背寫作倫理的」，並為此道歉。輿論對她也多了一份寬容，人們原諒她，不是因為抄襲本身可以被原諒，而是因為她那八十六年的人生苦難，因為那份謙卑的姿態，讓人覺得「不忍心」。

然而，蔣方舟的沉默，則像一堵冰冷的牆。這位年少成名的「才女」，一路頂著光環走來，甚至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。她的作品中那些「借鑒」之處，偏偏多是她公開推薦過的名家著作。這便有些諷刺了——一邊向大眾著名「文學布道者」，一邊悄無聲息地將布道的內容化入自己的文章中。這種沉默，比抄襲本身更令人失望。

而郭敬明，則是另一極端的代表。法院判了，他拖了十五年才不情不願地擠出一句道歉；粉絲們則發明了「三毛抄四」這樣的奇談怪論，試圖用詭辯掩蓋事實。他的姿態是傲慢的，是將讀者當韭菜、將法律當兒戲的冷漠。他那因抄襲風波而被下架的電影，最終還引發了投資方的天價官司。這種「我不認，你能拿我怎麼樣」的做派，才是他被罵到「退圈」的根本原因。

於是，我們看到了一個詭異的邏輯：評價抄襲的標準，似乎不只看「抄沒抄」，還要看「抄完之後的態度」。態度好的，可以從輕發落；態度差的，活該千

夫所指。可這邏輯真的對嗎？抄襲這件事本身，難道不應該有一把永恆不變的尺子嗎？

為什麼這些抄襲者能暢通無阻，甚至大行其道？這絕非一句「個人道德敗壞」就能解釋的。

其一，是「文責自負」的免責金牌。在出版行業，與作者簽訂的合同中往往都有「文責自負」的條款。這成了許多出版社的「護身符」——反正出了問題你作者自己擔著，我們只負責出版發行。於是，編輯們默認作者不會抄襲，缺乏查重的意識和手段。楊本芬的責任編輯在看到《秋園》中一句「很突兀」的話時，只是順手刪掉，卻從沒想過上網查查這句話是不是別人的。這種「信任」，在利益面前顯得如此脆弱。

其二，是「流量至上」的商業邏輯。楊本芬火了，因為「素人寫作」是個好賣的故事；蔣方舟紅了，因為「天才少女」是個吸睛的標籤。出版社、媒體、書店，都在這個鏈條上分得一杯羹。只要作品能賣錢，只要作者有話題，那些「異曲同工」之處，便被心照不宣地忽略。即便是被曝光之後，楊本芬的作品依然在流通，蔣方舟依然活躍在公眾視野。商業的齒輪一旦轉動，道德的剎車往往失靈。

其三，是「粉絲經濟」的扭曲生態。郭敬明的粉絲可以為了維護偶像，發明出顛倒黑白的「三毛抄四」論。在這些人眼中，事實與法律要讓位於情感與忠誠。這種粉絲邏輯一旦侵入文學領域，便消解了是非對錯的嚴肅性。抄襲者不再是被唾棄的對象，反而成了需要被「保護」的「受害者」。

其四，是「評判標準」的情緒化。正如那篇評論所言，輿論對待抄襲的態度，往往取決於「抄完什麼態度」以及「你是誰」。郭敬明傲慢，就該罵；楊本芬誠懇，就能被原諒。這種看人下菜碟的評判，模糊了「抄襲」行為本身的邊界。我們原諒了楊本芬這個人，便順帶「寬容」了抄襲這件事。可這樣一來，受傷的不僅是余華、王朔、霍達們，更是「原創」這兩個字的尊嚴。

「抒情的森林」在發起這場「鑿抄」風波後，曾感到困惑：為什麼如此大規模的抄襲指認，只能靠一個普通讀者來完成？為什麼從作者、編輯到出版方，呈現出一種「集體沉默」？

這追問，振聾發聵。

作家應當有「精神潔癖」。拒絕抄襲，不只是為了避免法律風險，更是為了守護創作的純粹性。楊本芬說她的故事來自「不可替代的生命體驗」，這我相信。但生命體驗是獨一無二的，文字表達同樣應該是獨一無二的。當別人的句子長在自己的文章裡，那道「疤痕」會時刻提醒你：這不是完美的有機體。

「抒情的森林」仍在繼續他的「鑿抄」之旅。他不是一個人，他代表的是所有不願被敷衍的讀者，代表的是對原創文學最基本的尊重。他的存在，照出了文壇的陰影，也照出了希望。

抄襲與剽竊，如同文學花園裡的雜草，難以根除，但必須不斷剷除。如果任由其蔓延，終有一天，這片花園將不再有奇花異草，只剩下千篇一律的塑料假花。

到那時，才是文壇真正的末日。

所以，面對這片會說話的「森林」，面對他那一聲聲「異曲同工」的指認，我們不應只是看客，更不應是「看人下菜碟」的雙標客。我們應當與他一同吶喊，一同追問，一同守護那條或許模糊、但絕不能消失的界線——原創的底線，就是文壇的生命線。

蘇麗莎



寶島來稿

選擇比努力還重要

選擇比努力還重要這句話非常有意思，也常被用來提醒人們方向錯了，再大的努力也是事倍功半。

我們可以從以下方向及角度來理解這句話的真相：

正合義：

- (1) 方向勝於速度，像開錯方向，再快也到達不了目的地，選擇對的道路努力才有意義。
- (2) 機會以支援分配，有時候，環境、時機、人脈、行業的發展階段，這些選擇比個人的努力更能決定結果，努力雖必要，但若在錯的舞台上容易被埋沒。
- (3) 聰明努力對於盲目努力，正確的選擇能讓努力發揮最大效益，選擇對的方法，對的現象，對

的時間點才能讓努力成為投資，而不是浪費。

(4) 但努力人不可或缺，好選擇能幫你少走彎路，但沒有努力與持續執行力，再好的選擇也會變成空談。

總之，選擇決定你努力的方向，而努力決定你能走多遠？

菲律賓商報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
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
 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
 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
 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
 營業部：227 Dasmariñas St., Binondo, Manila
 電話：79606382 · 82411756
 傳真：82411588
 電郵地址：siongpoo@gmail.com
 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 member:UPMG GROUP